

熊十力之“体用不二”的宗教观

胡素杰,程志华

(河北大学出版社,河北保定 071002)

摘 要:熊十力一生所致力者在于建构“新唯识论”哲学体系,因此宗教问题不是其研究的重点。不过,对于在近现代中国影响巨大的佛教和基督教,熊十力亦有很深的见地。“体用不二”是熊十力哲学的宗旨。因此,他以“体用不二”来评判各种宗教,并形成其宗教观:其一,宗教诉诸于感情,哲学诉诸于理性。其二,宗教基于“体用二分”立教,此乃宗教之根本特征。其三,宗教与哲学一样具有“本体论”,但其本体论最终会被哲学本体论所取代,即哲学将取代宗教。

关键词:熊十力;“体用不二”;佛教;基督教;宗教观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2)03-0028-04

熊十力对于佛教的研究非常深入,尤其是对大乘有宗唯识宗致力颇多。然而,他最终却“告别”了唯识学。之所以如此,在熊十力看来,唯识宗的“种子说”不仅造成了“种现二分”,而且造成了“两重本体”。“种子”相当于本体界,“现行”相当于现象界;“现行”和“种子”、“两界”、“对立”,势必造成“体用分离”：“体”不成为“用”之“体”，它只是独有的空洞概念；“用”也不成为“体”之“用”，因为它与“体”是各自独立的。此外，“种子说”与“真如说”之间也形成了矛盾：唯识宗一方面视“种子”为隐藏在现象背后的本体，另一方面又确信“真如”为一切法的实体，“种子说”和“真如说”堕入了“两重本体”之“戏论”。他说：“为什么说他们有宗有二重本体呢？他们既建立种子为诸行之因，即种子已是一重本体，然而，又要遵守佛家一贯相承的本体论，即有所谓真如是为万法实体。”^{[1]231}在熊十力看来，“种子”即是“功能”，而“功能”是“恒转”，即“宇宙生生不容已之大流”^{[2]38}；不可把“种子”视为实体。因此，“种现二分”和“两重本体”都是唯识宗在理论上的严重错误。因此，他必须“告别”唯识学，创立自己的“新唯识论”。

除了大乘有宗之外，熊十力对于大乘空宗亦有深入研究。在他看来，大乘空宗之义理极为深刻，达到了“深不可测其底”的程度。他说：“佛学所以超绝古今者，以其大处、深处令人钻仰无从耳。西洋哲学随科学之进步，经验日富，根据日强，理论日精。其始乎征实，而终乎游玄，岂不极堪宝贵。然而彻万化之大原，发人生之内蕴，高而莫究其极，深而不测其底，则未有如佛氏者也。”^{[3]84-85}熊十力之所以对佛教有此高之评价，原因是他对大乘空宗“破相显性”的思想极表钦敬。在他看来，“破相显性”是大乘空宗的思想核心，而此思想实属“真谛”；在此一点上，熊十力与空宗的思想是“特别契合”的。在他看来，“破相显性”之说直可将以往关于本体之纠纷化解，它破除了以往种种错误的“宇宙论”，从而引人以入“真法界”。熊十力说：“古今谈本体者，只有空宗能极力远离戏论。空宗把外道，乃至一切哲学家，各各凭臆想或情见所组成的宇宙论，直用快刀斩乱麻的手段，断尽纠纷，而令人当下悟入一真法界。这是何等神睿、何等稀奇的大业！”^{[4]170}

不过，大乘空宗亦非完美无缺，其一个重要的理论缺陷是“谈体遗用”。在空宗看来，“真如”本性上是寂静的，是同“流行”相对立的。也就是说，“真如”是不“流行”的，如果“真如”“流行”，就意味着“真如”变化，而本体是不能变化的。熊十力则认为，上本体是“空寂”而“生化”的，是“即主宰即流行”的；空宗只见到“寂静”之一面，故为“不识性德之全”。他说：“吾尝言，空宗见到性体是寂静的，不可谓不知性。性体上不容起一毫执著，空宗种种破斥，无非此个意思。我于此，亦何容乖异？然而，寂静之中即是生机流行，生机流行毕竟寂静。此乃真宗微妙，迥绝言诠。若见此者，方乃识性德之大全。空宗只见性体是寂静的，却不知性体亦是流行的。吾疑其不识性德之全者，以此。”^{[4]175}在熊十力看

收稿日期：2012-02-25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牟门弟子研究”(HB09BZX001)；保定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张岱年哲学体系研究”(201103053)

作者简介：胡素杰(1972-)，女，河北保定人，法学硕士，编辑，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与传统文化。

来,空宗之所以有此缺陷,与其过度使用“遮诠”、执著于“破”有关;为了追求“寂静”,过度使用“遮诠”,最终将“流行”也“破”掉了,故产生“离用谈体”之失。质言之,空宗在体用方面虽有“见性”之深刻,但由于“离用谈体”而“谈体遗用”,故“未见全德”。他说:“善学者如其有超脱的眼光,能将佛家重要的经典,一一理会,而通其全,综其要,当然承认佛家观空虽妙,而不免耽空;归寂虽是,而不免滞寂。夫滞寂则不悟生生之盛,耽空则不识化化之妙。此佛家者流,所以谈体而遗用也。”^[1187]

“谈体遗用”即意味着“有体无用”,因此,大乘空宗只谈本体论而不谈宇宙论。即,它虽破除了以往种种错误的宇宙论,但却没有建立自己的宇宙论。具体来讲,大乘空宗只见性体“空寂”,否定本体之“流行”,因此,它实际上否定了现象界。质言之,见体之后却抛弃了“用”,此乃大乘空宗最大的问题。大乘空宗一味强调本体是“空”,而“空”的本体如何体现在现实世界中,它便不再探讨了;而探讨这一问题乃是宇宙论的内容。因此,“依据空宗的说法,是无有所谓宇宙论的”^[1188]。不仅如此,依照空宗的义理,要寻求本体,只能在“用”之外寻觅。这样来看,大乘空宗实质上亦把体、用打成了“两概”,从而割裂了宇宙论和本体论。按照“体用不二”的宗旨,熊十力不仅讲本体的“一真绝待”,也讲本体的“大用流行”。他说:“夫万变无穷,元是一真绝待。一真绝待,元是万变无穷。《新论》全部,只是发明此意。”^[1189]既然“体用不二”,本体论和宇宙论就是不可割裂的,因为本体论以本体为对象,而宇宙论以现象为对象。质言之,既重视本体也重视现象,既重视本体论也探讨宇宙论,是熊十力与大乘空宗不同的地方。

历史地看,熊十力是经由佛教之失而建立“新唯识论”的。具体来讲,他是基于唯识学之失而借助于空宗理论建立其本体论的。在他看来,“大乘有宗学,为佛学发展至最后阶段之产物”^[1190]。因此,他承认“新唯识论”与唯识学的嬗递关系。不过,这种嬗递并非继承关系,而是“扬弃”关系,因为他反对唯识宗之“种现二分”和“两重本体”。在空、有两宗当中,熊十力更欣赏空宗的本体论思想。在他看来,“破相显性”是空宗理论的“真谛”,因为要透悟本体,就不能停滞于现象;只有清除一切拘滞于现象的谬见,方得证到真实本体。他说:“谈本体者,东西古今一切哲学或玄学,唯大乘空宗,远离戏论。此真其盛事也。”^[1191]然而,“寂静之中即是生机流行,生机流行毕竟寂静。空宗只见性体是寂静的,却不知性体亦是流行的”^[1192]。在此认识之下,熊十力通过阐释《易经》之“乾元”概念建立起其本体论,进而建立起其“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

二

在中西文化的对照之下,国人多认为科学是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但是,熊十力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在他看来,若究根诘底的话,宗教才是整个西方文化的源头或“母体”,而科学不过是从宗教发展而来的。他认为,宗教不仅酝酿了文学艺术,而且它也是科学的发端;宗教与科学的相通之处在于“即果求因”的思维方式,这一思维方式即是科学之发生学意义的起源。熊十力说:“宗教的解释事物,大抵归于神的创造,这个即果求因的观念便是科学思想的发端。”^[1193]然而,也正因为此,科学在近代的迅速发展导致了宗教的日渐式微,以至于宗教的领域越来越小。他说:“宗教在上世,只是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等的混合物,后来这些学术发达,各自独立,宗教完全没有领域了。”^[1194]总之,尽管宗教与科学在形式上有所不同,所反映的发展趋势也有差异,但其根本精神却是一致的;因为其根本精神一致,宗教不仅不是科学的障碍,反而成为科学产生和发展的动力。这是熊十力之独到的见解。他说:“西人由知的勇追与情之坚执,其在宗教上追求全知全能的大神之超越感特别强盛,稍易其向,便由自我之发现而放弃神的观念,即可以坚持自己知识即权力,而有征服自然、建立天国于人间之企图,西人宗教与科学形式虽异,而其根本精神未尝不一也。”^[1195]

当然,就西方来看,其主要的宗教是基督教。从熊十力的态度来看,他除了认为基督教促进了科学发展之外,对基督教在其他方面也多有溢美之辞。1918年,在为张纯一(1871—1955)《存薰》所作的序中,他对基督教所体现的博爱、平等和“屈己利物”精神深表称赞。他说:“章太炎谓神教不平等,然独尊一神者,于神之下实皆平等也……耶稣自谓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专以服役利他为训,此耶教精神也。华盛顿服膺耶教者,微时常见一乳鸟失所哀鸣,即择木栖鸟,凡三徙也,待其不鸣乃止。旁有嘲之曰,若为鸟之仆呼?华盛顿曰:‘我则安能?唯上帝能为万物之仆耳,吾其勉为人类之仆耶。’故耶教屈己利物之精神,非儒家所及也。”^[1196]在熊十力看来,在上述两个方面,儒家文化则显得不足。因此,他称赞张纯一“旁搜博探,默契元妙,颇融贯佛说,以发明《新约》义趣”^[1197]。与此同时,熊十力也看到,基督教具有相当的教化功能,而此功能之弘扬于社会实有益处。他说:“以其能明基督之道,有裨世教人心。”^[1198]因此,张纯一皈依基督教“为知本”之举^[1199]。

不过,从根本上看,熊十力对于基督教的态度主要是批评性的。一方面,在本体论上,他认为,基督教的重要特

征是“体用二分”。在基督教，“实体”不在“万有”之中，而是“外在超越”于现实生活，因此，需要离开现实生活而追求“外在超越”。因此，基督教的本体论是一套超出经验之外并先于经验的纯粹原理体系，其所强调者在于本体的“超越性”或“超验性”。然而，这种“外在超越”的“实体”其实并不存在，它乃运用理智的“机巧”在经验世界之外的“安放”。质言之，“上帝”只不过是人类的“捏造”而已。他说：“宗教家信有全知全能之上帝创造世界以及吾人，孔子之道适与彼反，全知全能惟人类其勉而进趋。宇宙果有上帝？其必为人类之所造成也与。”^{[7]581}基督教在“本体界”与“现象界”之间划了一道“鸿沟”，从而将“本体”与“现象”分成“二片”；此乃错误的、不究竟的。例如，基督教认为人有灵魂，而且主张灵魂不死，熊十力则主张“灵魂”不过是“习气”之积聚而已。他说：“宗教家说，人有灵魂，虽死后亦不散失。吾谓灵魂即无量习气相互结合的体系而已……总之，众生只任有漏习气作主，故习气便成为生命，而本来的生命反被侵蚀了。”^{[1]272}总之，“体用二分”乃基督教之根本性的错误。

另一方面，在人生论上，熊十力认为基督教的礼拜、祈祷等修养虽有合理之处，但它并非真正的修养功夫，充其量只是“外铄”的功夫。按照他的理解，任何一种修养必须以本体之“自本自根”为根据，否则修养便只能是“外铄”的；“外铄”的修养结果只能是驶入“断巷绝河”，根本不能见体。或者说，只有在本体之“自本自根”的基础上，修养才有明确的方向，才有见体的可能；如果一意向外追求，永远无法见体，因此这种修养毫无意义。在此意义下，宗教的修养不必对现实世界负责，因为它以追求外在的“实体”为目标。因此，宗教道德实不一定称为“人生道德”。熊十力说：“宗教是重道德，而其所谓道德，或不必要是人生的道德。孔子不承认有超脱现实世界而独存的自己，又不主张专以智慧收敛于内，而必用于格物。于是道德才是人生的道德，随人生日新而发展。”^{[8]462}宗教的修养和科学的理路实是相同的，其结果也是一致的，即无益于见体。他说：“他的修养只是在日常生活间，即人与人相与之际，有其妥当的法则，此正孟子所讥为外铄……站在东方哲学的立场，可以说西人的修养功夫还够不上说修养，只是用科学的知识来支配他的生活。”^{[3]109}

基于上述两个方面，熊十力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基督教将失去存在的领域和意义。就实际内涵来看，基督教最初是一个“浑合物”，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学、艺术、科学、哲学不断发展壮大，渐渐从基督教中分离出来。熊十力说：“人类思想由浑而之画。宗教在上世，只是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等等的浑合物，后来这些学术发达，各自独立，宗教完全没有领域了……宗教的解释事物，大抵归于神的创造，这个即果求因的观念便是科学思想的发端。宗教有事神的种种仪文，如祭器等庄严具及舞蹈，即艺术的起源。宗教有赞颂祷祝之词，则文学自此始。如上所说，宗教是哲学科学等等的浑合物明白无疑。”^{[3]303-304}之后，由于“体用二分”，基督教的宇宙论逐渐被唯物论和唯心论所代替：前者最终将精神归为物质，后者最终将物质归为精神。熊十力说：“宇宙论中唯一问题即是心物……而最大争端莫如唯心唯物二论。唯物论者虽不否认精神现象，然终以精神为物质之作用，甚至思想亦不妨说为物质的；唯心论者虽不否认物质现象，然终以物质为精神之发现，甚至说质碍物为心之一分。”^{[5]539}虽然唯物论和唯心论均属于对“宇宙之观察”，但它们均“拘于”现象而不能识得本体。他说：“以绝对为超脱于万象森罗之相对界而独在……其解析宇宙又只拘于万象森罗之相对界，即不能于相对而识绝对。”^{[5]543}这样，传统的基督教实际上已没有任何有益的内容了，因此亦没有存在的意义了。

三

基于上述，熊十力最终不仅与佛教彻底决裂了，而且也从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之所以如此，在于“体用不二”是其哲学的宗旨，故他由此出发来看待宗教问题；在他看来，无论是佛教，还是基督教，都以“体用二分”为特征，故都应被否定。在此意义下，他的宗教观乃是一种基于“体用不二”的宗教观。具体来讲，其宗教观可大致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宗教在根本上诉诸感情，哲学在根本上诉诸理性。熊十力认为，宗教与哲学其实是密不可分的，它们都是对于宇宙人生大问题的求解。然而，由于“实感”的方式不同，遂形成了哲学与宗教之别：“情胜智”，则归于宗教；“智胜情”，则归于哲学。他说：“古今哲人对于宇宙人生诸大问题而求解决，其行思辨也，则必有实感为之基。实感者情也，而德慧俱焉。情胜智，则归于宗教信仰；智胜情，则趋于哲学思辨。”^{[5]39}在熊十力看来，宗教是由情感的“虔信”而皈依宇宙的“主宰”，而这个“主宰”完全是由人“虚构”出来的。他说：“宗教家信有全知全能之上帝创造世界以及吾人……宇宙果有上帝？其必为人类之所造成也与。”^{[7]581}哲学则明显不同，它是基于人之“最高的理性”即“明智”亦即“性智”对于真理的“证会”；而且，这种“证会”是真理自身的显露，其所达到的真理是真切的真理，而非人的“虚构”。他说：“反之吾心，而即已得万物之本体……实证者何？就是这个本心的自知自识。换句话说，就是他本心自己知道

自己。”^{[1]20-21}因此,哲学“尚自由”,而宗教“尚独断”。他说:哲学贵在“为国人开独立用思兴自由自得之风”^{[3]561},而“殊不知学术思想毕竟宜自由……宗教尚独断”^{[5]602}。质言之,虽然宗教的情感不无肯定之处,但从根源处来看,其真理是“意想”“妄构”的。

其二,宗教基于“体用二分”而立教,此乃其根本性的特征。熊十力认为,宗教和哲学一样,都具有超越性。他说:“宗教与哲学虽分途,而哲学家中颇有与宗教相通处者,即同具有超越感是也(例如黑格尔氏之绝对精神,与宗教之上帝虽精粗异致,其为兴起超越感则同)。”^{[4]209}正因为如此,所有宗教都十分注重“终极关怀”问题。他说:“夫佛家虽善言玄理,然其立教本旨,则一死生问题耳。因怖死生,发兴趣道,故极其流弊,未来之望强,现在之趣弱;治心之功密,辨物之用疏;果以殉法,忍以遗世;沦于枯静,倦于浩动;渴望寄乎空华,盲修绝夫通感;近死之夫,不可复阳,此犹有志苦修也。”^{[3]508}就“终极关怀”来讲,如果说佛教理路在于“解脱”,那么,基督教理路则在于“救赎”;无论是哪一种理路,其对无限性的向往和追求即“超越性”都是其显著特征。熊十力说:“古今学术思想,或从万变中追寻绝对,自宗教以至哲学正统派皆是也。”^{[4]208}然而,宗教的超越性是“外在超越”,是以“体用二分”为教:在基督教,其基本特征是“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的割裂;在佛教,其“离用谈体”或“谈体遗用”,同样是“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割裂。换言之,基督教的上帝是外在于人的,佛教的本体亦是超越于人的。

其三,宗教与哲学一样具有“本体论”,宗教将会被哲学所取代。在熊十力看来,不仅哲学具有本体论,宗教亦有本体论;基督教的“本体”是作为“终极存在”的上帝,佛教的“本体”是作为“终极真实”的“真如”。因此,他常将基督教与西方哲学并称,将基督教的上帝等同于西方哲学的本体。他认为,历史地看,宗教本体论其实是本体论之最早的形式,哲学本体论乃是从中发展出来的。然而,随着哲学的发展,逐渐形成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种本体论;这两种形态涵盖了宗教的本体论,遂使得宗教本体论的存在失去了意义。他说:“宗教的神与灵魂便属本体论上的一种说法。后来哲学进步,则谈本体者始有唯心或唯物或非心非物等等说法,故哲学实自宗教出来。”^{[3]504}如前所述,熊十力认为,宗教最初是容纳科学、文学、艺术、哲学等的“浑合物”,但后来这些内容都逐渐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了。既然如此,宗教到近世便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那么,宗教对于“本体论”的探讨是否会消失呢?熊十力认为,哲学以研究本体论为要旨,乃对“万化大原、人生本性、道德根底”^{[1]9}的追寻,且为科学之发展所不可夺走之阵地,故宗教本体论将被哲学本体论所代替,宗教亦将被哲学所取代。他说:“经学要归穷理,尽性,至命,方是哲学之极诣。可以代替宗教,而使人生得真实归宿……是学术,不可说为宗教。是哲学,而迥超西学。非宗教,而可代替宗教。”^{[1]731}

参考文献:

- [1]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三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2]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二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3]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四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4]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八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5]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五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6]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一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7]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六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 [8]熊十力.熊十力全集:第七卷[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

On Xiong Shili's Religious Views of "Substance and Function No Doubleness"

Hu Sujie, Cheng Zhihua

(Hebei University Press,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Xiong Shili focused on constructing his "New Doctrine of Consciousness-only" in his life. But he had also deep thinking on religious issues, and based on which he gave some basic opinions on religions such as Buddhism and Christianity. Xiong kept "substance and function no doubleness" as his aim, by which he viewed each religious issues. Finally he had three basic opinions on religion: firstly, religion to resort to feelings and philosophy to resort to reason; secondly, "substance and function as two parts" as its fundamental character; thirdly, religious "ontology" being replaced by philosophical ontology, and finally religion being replaced by philosophy.

Key words: Xiong Shili; "substance and function no doubleness"; Buddhism; Christianity; religious views